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話本 – 連城壁外編 第五卷 嬰眾怒捨命殉龍陽 撫孤孀全身報知己

詞云：南風不識何由始，婦人之禍貽男子。翻面鑿洪蒙，無雌硬打雄。向隅悲落魄，試問君何樂？齷齪甚難當，翻雲別有香。

這首詞叫做《菩薩蠻》，單為好南風的下一針砭。南風一事，不知起於何代，創自何人，沿流至今，竟與天造地設的男女一道爭鋒比勝起來，豈不怪異？怎見男女一道是天造地設的？但看男子身上凸出一塊，女子身上凹進一塊，這副形骸豈是造作出來的？男女體天地賦形之意，以其有餘，補其不足，補到恰好處，不覺快活起來，這種機趣豈是矯強得來的？及至交媾以後，男精女血，結而成胎，十月滿足，生男育女起來，這段功效豈是僥倖得來的？只為順陰陽交感之情，法乾坤覆載之義，象造化陶鑄之功，自然而然。不假穿鑿，所以褻狎而不礙於禮。頑要而有益於正。

至於南風一事，論形則無有餘不足之分，論情則無交歡共樂之趣，論事又無生男育女之功，不知何所取義，創出這樁事來，有苦於人，無益於己，做他何用？虧那中古之時，兩個男子好好的立在一處，為甚麼這一個忽然就想起這樁事，那一個又欣然肯做起這樁事來？真好一段幻想。況且那尾閭一竅，是因五腑之內污物無所泄，穢氣不能通，萬不得已生來出污穢的。

造物賦形之初，也怕男女交媾之際，誤入此中，所以不生在前面生在後，即於分門別戶之中，已示雲泥霄壤之隔；奈何盤山過嶺，特地尋到那幽僻之處去掏摸起來？或者年長鰥夫，家貧不能婚娶，借此以泄慾火，或者年幼幼童，家貧不能餬口，借此以覓衣食，也還情有可原；如今世上，偏是有妻有妾的男子酷好此道，偏是豐衣足食的子弟喜做此道，所以更不可解。

此風各處俱尚，尤莫盛於閩中，由建寧、邵武而上，一府甚似一府，一縣甚似一縣。不但人好此道，連草木是無知之物，因為習氣所染，也好此道起來。

深山之中有一種榕樹，別名叫做南風樹。凡有小樹在榕樹之前，那榕樹畢竟要斜著身子去鉤搭小樹，久而久之，鉤搭著了，把枝柯緊緊纏在小樹身上，小樹也漸漸倒在榕樹懷裡來，兩樹結為一樹，任你刀鋸斧鑿，拆他不開，所以叫做南風樹。

近日有一才士聽人說，只是不信，及至親到閩中，看見此樹，方才曉得六合以內，怪事盡多，俗口所傳、野史所載的，不必盡是荒唐之說。因題一絕云：

並蒂芙蓉連理枝，誰雲草木讓情癡？

人間果有南風樹，不到閩天那得知。

看官，你說這個道理解得出，解不出？草木尚且如此，那人的癖好一發不足怪了。

如今且說一個秀士與一個美童，因戀此道而不捨，後來竟成了夫妻，還做出許多義夫節婦的事來。這是三綱的變體，五倫的閭位，正史可以不載，野史不可不載的異聞，說來醒一醒睡眼。嘉靖末年，福建興化府莆田縣有個廩膳秀才，姓許名葳，字季芳，生得面如冠玉，唇若塗朱。少年時節，也是個出類拔萃的龍陽，有許多長朋友攢住他，終日聞香嗅氣，買笑求歡，那裡容他去攻習舉業？直到二十歲外，頭上加了法網，嘴上帶了刷牙，漸漸有些不便起來，方才討得幾時閒空，就去奮志登窗，埋頭雪案，一考就入學，入學就補廩，竟做了莆田縣中的名士。到了廿二三歲，他的夫星便退了，這妻星卻大旺起來。為甚麼原故？只因他生得標緻，未冠時節，還是個孩子，又像個婦人，內眷們看見，還像與自家一般，不見得十分可羨。

到此年紀，雪白的皮膚上面，出了幾根漆黑的鬚鬚，漆黑的紗巾底下，露出一張雪白的面孔，態度又溫雅，衣飾又時興，就像蘇州虎丘山上網做的人物一般，立在風前，飄飄然有凌雲之致。你道婦人家見了，那個不愛？只是一件，婦人把他看得滾熱，他把婦人卻看得冰冷。為甚麼原故？只因他的生性以南為命，與北為仇。常對人說：「婦人家有七可厭。」人問他那七可厭？他就歷歷數道：「涂脂抹粉，以假為真，一可厭也；纏腳鑽耳，矯揉造作，二可厭也；乳峰突起，贅若懸瘤，三可厭也；出門不得，係若匏瓜，四可厭也；兒纏女縛，不得自由，五可厭也；月經來後，濡席沾裳，六可厭也；生育之餘，茫無畔岸，七可厭也。怎如美男的姿色，有一分就是一分，有十分就是十分，全無一毫假借，從頭至腳，一味自然。任你東南西北，帶了隨身，既少嫌疑，又無罣礙，做一對潔淨夫妻，何等不妙？」

聽者道：「別的都說得是了，只是『潔淨』二字，恐怕過譽了些。」他又道：「不好此者，以為不吉；那好此道的，聞來別有一種異香，嘗來也有一種異味。這個道理，可為知者道，難為俗人言也。」聽者不好與他強辯，只得由他罷了。

他後來想起「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」，少不得要娶房家眷，度個種子。有個姓石的富家，因重他才貌，情願把女兒嫁他，倒央人來做媒，成了親事。

不想嫁進門來，夫婦之情甚是冷落，一月之內，進房數次，其餘都在館中獨宿。過了兩年，生下一子，其妻得了產癆之症，不幸死了。季芳尋個乳母，每年出些供膳，把兒子叫他領去撫養，自己同幾個家僮過日。

因有了子嗣，不想再娶婦人，只要尋個絕色龍陽，為續弦之計，訪了多時，再不見有。

福建是出男色的地方，為甚麼沒有？只因季芳自己生得太好了，雖有看得過的，那肌膚眉眼，再不能夠十全。也有幾個做毛遂自薦，來與他暫效鸞鳳，及至交歡之際，反覺得珠玉在後，令人形穢。所以季芳鰥居數載，並無外遇。

那時節城外有個開米店的老兒，叫做尤侍寰，年紀六十多歲，一妻一妾都亡過了，止有妾生一子，名喚瑞郎，生得眉如新月，眼似秋波，口若櫻桃，腰同細柳，竟是一個絕色婦人。

別的丰姿都還形容得出，獨有那種肌膚，白到個盡頭的去處，竟沒有一件東西比他。雪有其白而無其膩，粉有其膩而無其光。在裸之時，人都叫他做粉孩兒。長到十四歲上，一發白裡閃紅，紅裡透白起來，真使人看見不得。

興化府城之東有個勝境，叫做涓洲嶼，嶼中有個天妃廟。

立在廟中，可以觀海，清明之際，竟與琉球國相望。每年春間，合郡士民俱來登眺。

那一年天妃神托夢與知府，說：「今年各處都該旱荒，因我力懇上帝，獨許此郡有七分收成。」彼時田還未種，知府即得此夢，及至秋收之際，果然別府俱荒，只有興化稍熟。知府即出告示，令百姓於天妃誕日，大興勝會，酬他力懇上帝之功。

到那賽會之時，只除女子不到，合郡男人，無論黃童白叟，沒有一個不來。

尤侍寰一向不放兒子出門，到這一日，也禁止不住。自己有些殘疾，不能同行，叫兒子與鄰家子弟做伴同去。臨行千叮萬囑：「若有人騙你到冷靜所在去講閒話，你切不可聽他。」

瑞郎道：「曉得。」竟與同伴一齊去了。

這日凡是好南風的，都預先養了三日眼睛，到此時好估承色。又有一班作孽的文人，帶了文房四寶，立在總路頭上，見少年經過，畢竟要盤問姓名，窮究信息，登記明白，然後遠觀氣色，近看神情，就如相面的一般，相完了，在名字上打個暗號。

你道是甚麼原故？他因合城美少輻輳於此，要攢造一本南風冊，帶回去評其高下，定其等第，好出一張美童考案，就如吳下評鷺妓女一般。

尤瑞郎與同伴四五人都不滿十六歲，別人都穿紅著紫，打扮得妖妖嬈嬈；獨有瑞郎家貧，無衣妝飾，又兼母服未滿，渾身俱是布素。

卻也古怪，那些估承色的、定考案的，都有幾分眼力，偏是那穿紅著紫的，大概看看就丟過了，獨有渾身布素的尤瑞郎，一千一萬雙眼睛都釘在他一人身上，要進不放他進，要退不放他退，扯扯拽拽，纏個不了。

尤瑞郎來看勝會，誰想自家反做了勝會把與人看起來。等到賽會之時，挨擠上去，會又過了，只得到嶼上眺望一番。有許多帶攢盒上山的，這個扯他吃茶，那個拉他飲酒，瑞郎都謝絕了，與同伴一齊轉去。

偶然回頭，只見背後有個斯文朋友，年可二十餘歲，丰姿甚美，意思又來得安閒，與那扯扯拽拽的不同，跟著瑞郎一同行走。瑞郎過東，他也過東；瑞郎過西，他也過西；瑞郎小解，他也小解；瑞郎大便，他也大便，准准跟了四五個時辰，又不問一句話，瑞郎心上甚是狐疑。

及至下山時節，走到一個崎嶇所在，青苔路滑，瑞郎一腳踏去，幾乎跌倒。那朋友立在身邊，一把攙住道：「尤兄仔細。」一面相扶，一面把瑞郎的手心輕輕摸了幾摸，就如搔癢的一般。

瑞郎臉上紅了又白，白了又紅，白是驚白的，紅是羞紅的，一霎時露出許多可憐之態，對那朋友道：「若不是先生相扶，一交直滾到山下。請問尊姓大號？」那朋友將姓名說來，原來就是鰥居數載、並無外遇的許季芳。彼此各說住處，約了改日拜訪。說完，瑞郎就與季芳並肩而行，直到城中分路之處，方才作別。

瑞郎此時情竇已開，明曉得季芳是個眷戀之意，只因眾人同行，不好厚那一個，所以借扶危濟困之情，寓惜玉憐香之意，這種意思也難為他。莫說情意，就是容貌丰姿也都難得：「今日見千見萬，何曾有個強似他的？我今生若不相處朋友就罷，若要相處朋友，除非是他，才可以身相許。」想了一會，不覺天色已晚，脫衣上牀。忽然袖中掉出兩件東西，拾起來看，是一條白綾汗巾，一把重金詩扇。

你道是那裡來的？原來許季芳跟他行走之時，預先捏在手裡等候，要乘眾人不見，投入瑞郎袖中；恰好遇著個扶跌的機會，兩人袖口相對，不知不覺將過來，瑞郎還不知道。此時見了，比前更想得慙慙。

卻說許季芳別了瑞郎回去，如醉如癡，思想：「興化府中竟有這般絕色，不枉我選擇多年，我今日搔手之時，見他微微含笑，絕無拒絕之容，要相處他，或者也還容易。只是三日一交，五日一會，只算得朋友，叫不得夫妻，定要娶他回來，做了填房，長久相依才好。況且這樣異寶，誰人不起窺伺之心？縱然與我相好，也禁不得他相處別人，畢竟要使他從一而終，方才遂我大志。若是小戶人家，無穿少吃的，我就好以金帛相求；萬一是舊家子弟，不希罕財物的，我就無計可施了。」翻來覆去，想到天明。

正在出城訪問，忽有幾個朋友走來道：「聞得美童的考案出來了，貼在天妃廟中，我們同去看看何如？」季芳道：「使得。」就與眾人一同步去。

走到廟中，抬頭一看，竟像殿試的黃榜一般，分為三甲，第一甲第一名就是尤瑞郎。眾人贊道：「定得公道，昨日看見的，自然要算他第一。」又有一個道：「可惜許季芳早生十年，若把你未冠時節的姿容留到今日，當與他並驅中原，未知鹿死誰手？」

季芳笑了一笑，問眾人道：「可曉得他家事如何？父親作何生理？」眾人中有一個道：「我與他是緊鄰，他的家事瞞不得我。父親是開米店的，當初也將就過得日子，連年生意折本，欠下許多債來，大小兩個老婆俱死過了，兩口棺木還停在家中不能殯葬，將來一定要受聘的。當初做粉孩兒的時節，我就看上他了，恨不得把氣吹他大來。如今雖不曾下聘，卻是我荷包裡的東西，列位休來剪絡。」季芳口也不開，別了眾人回去。思想道：「照他這等說，難道罷了不成？少不得要先下手。」連忙寫個晚生貼子，先去拜他父親，只說久仰高風，特來拜訪，不好說起瑞郎之事。

瑞郎看見季芳，連忙出來拜揖。季芳對侍寰道：「令郎這等長大，想已開筆行文了。晚生不揣，敢邀入社何如？」侍寰道：「庶民之子，只求識字記帳，怎敢妄想功名？多承盛意，只好心領。」季芳、瑞郎兩人眉來眼去，侍寰早已看見，明曉得他為此而來，不然一個名士，怎肯寫晚生帖子，來拜市井之人？心上明白，外面只當不知。三人坐了一會，分別去了。

侍寰次日要去回拜季芳，瑞郎也要隨去，侍寰就引他同行。

季芳諒他決來回拜，恨不得安排香案迎接。相見之時，少不得有許多謙恭的禮數，親熱的言詞，坐了半晌，方才別去。

看官，你道侍寰為何這等沒志氣，曉得人要騙他兒子，全無拒絕之心，不但開門揖盜，又且送親上門，是何道理？要曉得那個地方，此道通行，不以為恥；侍寰還債舉喪之物，都要出在兒子身上，所以不拒窺伺之人。這叫做「明知好酒，故意犯令」。既然如此，他就該任憑瑞郎出去做此道了，為何出門看會之時，又吩咐不許到冷靜所在與人說話，這是甚麼原故？

又要曉得福建的南風，與女子一般，也要分個初婚、再醮。

若是處子原身，就有人肯出重聘，三茶不缺，六禮兼行，一樣的明婚正娶；若還拘管不嚴，被人嘗了新去，就叫做敗柳殘花，雖然不是棄物，一般也有售主，但只好隨風逐浪，棄取由人，就開不得雀屏，選不得佳婿了。所以侍寰不廢防閒，也是韞櫝待沽之意。

且說興化城中自從出了美童考案，人人曉得尤瑞郎是個狀元。那些學中朋友只除衣食不週的，不敢妄想天鵝肉吃，其餘略有家事的人，那個不垂涎咽唾？早有人傳到侍寰耳中。

侍寰就對心腹人道：「小兒不幸，生在這個惡賴地方，料想不能免俗。我總則拚個蒙面忍恥，顧不得甚麼婚姻論財、夷虜之道。我身背上有三百兩債負，還要一百兩舉喪，一百兩辦我的衣衾棺槨，有出得起五百金的，只管來聘，不然教他休想。」

從此把瑞郎愈加管束，不但不放出門，連面也不許人見。

福建地方，南風雖有受聘之例，不過是個意思，多則數十金，少則數金，以示相求之意，那有動半千金聘男子的？眾人見他開了大口，個個都禁止不提。

那沒力量的道：「他兒子的後庭料想不是金鑲銀裹的，『豈其娶妻，必齊之姜？』便除了這個小官，不用也罷。」那有力量的道：「他兒子的年紀還不曾二八，且熬他幾年，待他窮到極處，自然會跌下價來。」所以尤瑞郎的桃夭佳節，又遲了幾時。只是思量許季芳，不能見面，終日閉在家中，要通個音信也不能夠。不上半月，害起相思病來，求醫不效，問卜無靈。

鄰家有個同伴過來看他，問起得病之由，瑞郎因無人通信，要他做個氤氳使者，只得把前情直告。

同伴道：「這等何不寫書一封，待我替你寄去，教他設處五百金聘你就是了。」瑞郎道：「若得如此，感恩不盡。」就研起墨來，寫了一個寸楮，釘封好了，遞與同伴。同伴竟到城外去尋季芳，問到他的住處，是一所高大門楣。

同伴思量：「住這樣房子的人，一定是個財主，要設處五百金，料也容易。」及至喚出人來一問，原來數日之前，將此房典與別人，自己搬到城外去住了。同伴又問了城外的住處，一路尋去，只見數間茅屋，兩扇柴門，冷冷清清，杳無人跡。

門上貼一張字道：

不佞有小事下鄉，凡高明書札，概不敢領，恐以失答開罪，亮之有之。

同伴看了，轉去對瑞郎述了一遍，道：「你的病害差了，他們上的字明明是拒絕你的，況且房子留不住的人，那裡有銀子乾風流事？勸你及早丟開，不要癡想。」瑞郎聽了，氣得面如土色，思量一會，對同伴道：「待我另寫一封絕交書，連前日的汗巾、扇子煩你一齊帶去。若見了他，可當面交還，替我罵他幾句；如若仍前不見，可從門縫之中丟將進去，使他見了，稍泄我胸中之恨。」同伴道：「使得。」瑞郎爬起來，氣忿忿的寫了一篇，依舊釘封好了，取出二物，一齊交與同伴。同伴拿去，見兩扇柴門依舊封鎖未開，只得依了瑞郎的話，從門縫中塞進去了。

看官，你道許季芳起初何等高興，還只怕賄賂難通；如今明白出了題目，正好做文字了，為何全不料理，反到鄉下去遊蕩起來？要曉得季芳此行，正為要做情種。

他的家事，連田產屋業，算來不及千金。聽得人說尤侍寰要五百金聘禮，喜之不勝道：「便盡我家私，換得此人過來消受幾年，就餓死了也情願。」竟將住房典了二百金，其餘三百金要出在田產上面，所以如飛趕到鄉下去賣田。恐怕同窗朋友寫書來約他做文字，故此貼字在門上，回覆社友，並非拒絕瑞郎。

忽一日得了田價回來，興匆匆要央人做事。不想開開大門，一腳踏著兩件東西，拾起一看，原來就是那些表記。當初塞與人，人也不知覺；如今塞還他，他也不知覺；這是造物簸弄英雄的個小小伎倆。

季芳見了，嚇得通身汗下，又不知是他父親看見，送來羞辱他的；又不知是有了售主，退來回覆他的，那一處不疑到？

把汗巾捏一捏，裡面還有些東西，解開卻是一封書札。拆來細看，上寫道：

竊聞有初者鮮終，進銳者退速。始以為豈其然，而今知真不謬也。妃宮暫遇，委曲相隨；持危扶顛，備示憫恤。歸而振衣拂袂，復見明珠暗投。以為何物才人，情癡乃爾，因矢分桃以報，謬思斷袖之歡。詎意後寵未承，前魚早棄。我方織蘇錦為獻，君乃署翟門以辭。曩如魍魎逐影，不知何所見而來？今忽鼠竄抱頭，試問何所聞而去？君既有文送窮鬼，我寧無劍斬情魔？紈扇不載仁風，鮫綃枉沾淚跡。謹將歸趙，無用避秦。

季芳看了，大駭道：「原來他寄書與我，見門上這幾行癆字，疑我拒絕他，故此也寫書來拒絕我。這樣屈天屈地的事，教我那裡去伸冤？」到了次日，顧不得怪與不怪，肯與不肯，只得央人去做。

尤侍寰見他照數送聘，一釐不少，可見是個志誠君子，就滿口答應，約他兒子病好，即便過門。就將送來的聘金，還了債負，舉了二喪，餘下的藏為養老送終之費。這才合著古語一句道：有子萬事足。

且說尤瑞郎聽見受了許家之聘，不消吃藥，病都好了。只是絕交書一激之力，還不知他出於本心。季芳選下吉日，領了瑞郎過門，這一夜的洞房花燭，比當日娶親的光景大不相同。

有撒帳詞三首為證：

其一：

銀燭燒來滿畫堂，新人羞澀背新郎。新郎不用相扳扯，便不回頭也不妨。

其二：

花下庭前巧合歡，穿成一串倚闌干。緣何今夜天邊月，不許情人對面看？

其三：

輕摩輕玉嗅溫香，不似游蜂掠蕊狂。何事新郎偏識苦？十年前是一新娘。

季芳、瑞郎成親之後，真是如魚得水，似漆投膠，說不盡綢繆之意。瑞郎天性極孝，不時要回去看父親。季芳一來捨不得相離，二來怕他在街上露形，敵人窺伺之釁，只得把侍寰接來同住，晨昏定省，待如親父一般。

侍寰只當又生一個兒子，喜出望外。只是六十以上之人，畢竟是風燭草露，任你百般調養，到底留他不住，未及一年，竟過世了。

季芳哀毀過情，如喪考妣，追薦已畢，盡禮殯葬。

瑞郎因季芳變產聘他，已見多情之至；後來又見待他父親如此，愈加感深入骨，不但願靠終身，還且誓以死報。

他初嫁季芳之時，才十四歲，腰下的人道，大如小指，季芳同睡之時，貼然無礙，竟像婦女一般。及至一年以後，忽然雄壯起來，看他慾火如焚，漸漸的禁止不住。又有五個多事的指頭，在上面摩摩捏捏，少不得那生而知之、不消傳授的本事，自然要試出來。

季芳怕他辛苦，時常替他代勞，只是每到竣事之後，定要長歎數聲。瑞郎問他何故，季芳只是不講。

瑞郎道：「莫非嫌他有礙麼？」季芳搖頭道：「不是。」

瑞郎道：「莫非怪他多事麼？」季芳又搖頭道：「不是。」瑞郎道：「這等你為何長歎？」季芳被他盤問不過，只得實情相告。指著他的此物道：「這件東西是我的對頭，將來與你離散之根就伏於此，教我怎不睹物傷情？」

瑞郎大驚道：「我兩個生則同衾，死則共穴，你為何出此不祥之語，畢竟為甚麼原故？」季芳道：「男子自十四歲起，至十六歲止，這三年之間，未曾出幼，無事分心。相處一個朋友，自然安心貼意，如夫婦一般。及至腎水一通，色心便起，就要想起婦人來了。一想到婦人身上，就要與男子為仇。書上道：『妻子具而孝衰於親。』有了妻子，連父母的孝心衰了，何況朋友的交情？如今你的此物一日長似一日，我的緣分一日短似一日了。你的腎水一日多似一日，我的歡娛一日少似一日了。想到這個地步，教我如何不傷心，如何不歎氣？」說完了，不覺放聲大哭起來。

瑞郎見他說得真切，也止不住淚下如雨。想了一會道：「你的話又講差了，若是泛泛相處的人，後來娶了妻子，自然有個分散之日；我如今隨你終身，一世不見女子，有甚麼色心起得？就是偶然興動，又有個遣興之法在此，何須慮他？」季芳道：「這個遣興之法，就是將來敗興之端，你那裡曉得？」

瑞郎道：「這又是甚麼原故？」季芳道：「凡人老年的顏色不如壯年，壯年的顏色不如少年者，是甚麼原故？要曉得腎水的消長，就關於顏色的盛衰。你如今為甚麼這等標緻？只因元陽未泄，就如含苞的花蕊一般，根本上的精液總聚在此處，所以顏色甚豔，香味甚濃。及至一開之後，精液就有了去路，顏色一日淡似一日，香味一日減似一日，漸漸的乾癟去了。你如今遣興遣出來的東西，不是甚麼無用之物，就是你皮裡的光彩，面上的嬌豔，底下去了一分，上面就少了一分。這也不關你事，是人生一定的道理，少不得有個壯老之日，難道只管少年不成？只是我愛你不過，無計留春，所以說到這個地步，也只得由他罷了。」

瑞郎被他這些話說得毛骨悚然，自己思量道：「我如今這等見愛於他，不過這幾分顏色，萬一把元陽泄去，顏色頓衰，漸漸的惹厭起來，就是我不丟他，他也要棄我了，如何使得？」就對季芳道：「我不曉得這件東西是這樣不好的，既然如此，你且放心，我自有處。」過了幾日，季芳清早出門去會考。瑞郎起來梳頭，拿了鏡子，到亮處仔細一照，不覺疑心起來道：「我這臉上的光景，果然比前不同了。前日是白裡透出紅來的，如今白到增了幾分，那紅的顏色卻減去了。難道他那幾句說話就這等應驗，我那幾點膿血就這等利害不成？他為我把田產賣盡，生計全無，我家若不虧他，父母俱無葬身之地，這樣大恩一毫也未報，難道就是這樣老了不成？」仔細躊躇一會，忽然發起狠來道：「總是這個孽根不好，不如斷送了他，省得在此興風起浪。做太監的人一般也過日子。如今世上有妻妾、沒兒子的人盡多，譬如我娶了家小，不能生育也只看得。我如今為報恩絕後，父母也怪不得我。」

就在箱裡取出一剃刀，磨得鋒快，走去睡在春凳上，將一條索子一頭繫在樑上，一頭縛了此物，高高掛起，一隻手拿了剃刀，狠命一下，齊根去了，自己暈死在春凳上，因無人呼喚，再不得甦醒。

季芳從外邊回來，連叫瑞郎不應，尋到春凳邊，還只說他睡去，不敢驚醒，只見樑上掛了一個肉茄子，蕩來蕩去，捏住一看，才曉得是他的對頭。季芳嚇得魂不附體。

又只見褲襠之內，鮮血還流，叫又叫不醒，推又推不動，只得把口去接氣，一連送幾口熱氣下肚，方才甦醒轉來。

季芳道：「我無意中說那幾句話，不過是憐惜你的意思，你怎麼就動起這個心來？」說完，捶胸頓足，哭個不了；又悔恨失言，將巴掌自己打嘴。

瑞郎疼痛之極，說不出話，只做手勢教他不要如此。季芳連忙去延醫贖藥，替他療治。

卻也古怪，別人踢破一個指頭，也要害上幾時；他就像有神助的一般，不上月餘，就收了口。那疤痕又生得古古怪怪，就像婦人的牝戶一般。他起先的容貌體態，分明是個婦人，所異者幾希之間耳；如今連幾希之間都是了，還有甚麼分辨？季芳就索性教他做婦人打扮起來，頭上梳了雲鬢，身上穿了女衫，只有一雙金蓮不止三寸，也教他稍加束縛。瑞郎又有個藏拙之法，也不穿鞋襪，也不穿褶褲，作一雙小小皂靴穿起來，儼然是戲台上一個女旦。又把瑞郎的「郎」字改做「娘」字，索性名字相稱到底。

從此門檻也不跨出，終日坐在鄉房，性子又聰明，女工針指不學自會，每日爬起來，不是紡績，就是刺繡，因季芳家無生計，要做個內助供給他讀書。

那時季芳的兒子在乳母家養大，也有三四歲了，瑞娘道：「此時也好斷乳，何不領回來自己撫養？每年也省幾兩供給。」季芳道：「說得是。」就去領了回來。瑞娘愛如親生，自不必說。季芳此時嬌妻嫩子都在眼前，正好及時行樂，誰想天不由人，坐在家中，禍事從天而降。

忽一日，有兩個差人走進門來道：「許相公，太爺有請。」

季芳道：「請我做甚麼？」差人道：「通學的相公有一張公旦，出首相公，說你私置腐刑，擅立內監，圖謀不軌，太爺當堂准了，差我來拘，還有一個被害叫做尤瑞郎，也在你身上要。」

季芳道：「這等借牌票看一看。」差人道：「牌票在我身上。」

就伸出一隻血紅的手臂來。上寫道：

立拿叛犯許葳、閹童尤瑞郎赴審。

原來太守看了呈詞，詫異之極，故此不出票，不出簽，標手來拿，以示怒極之意。

你道此事從何而起？只因眾人當初要聘尤瑞郎，後來暫且停止，原是熬他父親跌價的。誰想季芳拚了這注大鈔，竟去聘了回來，至美為他所得，那個不懷妒忌之心？起先還說雖不能夠獨享，待季芳嘗新之後，大家也普同供養一番，略止垂涎之意。誰想季芳把他藏在家中，一步也不放出去，天下之寶，不與天下共之，所以就動了公憤。

雖然動了公憤，也還無隙可乘。若季芳不對人道痛哭，瑞郎也不下這個毒手；瑞郎不下這個毒手，季芳也沒有這場橫禍。

所以古語道：「無故而哭者不祥。」又道：「遲退遇著有情人。」一毫不錯。

眾人正在觀釁之際，忽然聞得這件新聞，大家哄然起來道：「難道小尤就有這等癡情？老許就有這等奇福？偏要割斷他那種癡情，享不成這段奇福。」故此寫公呈公首起來。做頭的就是尤瑞郎的緊鄰，把瑞郎放在荷包裡，不許別人剪絡的那位朋友。當時季芳看了朱臂，進去對瑞郎說了。瑞娘驚得神魂俱喪，還要求差人延挨一日，好鑽條門路，然後赴審。那差人知道官府盛怒之下，不可遲延，即刻就拘到府前，伺候升堂，竟帶過去。

太守把棋子一拍道：「你是何等之人，把良家子弟閹割做了太監？一定是要謀反了！」季芳道：「生員與尤瑞郎相處是真，但閹割之事，生員全不知道，是他自己做的。」太守道：「他為甚麼自己就閹割起來？」季芳道：「這個原放生員不知道，就知道也不便自講，求太宗師審他自己就是。」太守就叫瑞郎上去，問道：「你這閹割之事，是他動手的，是你自己動手的？」瑞郎道：「自己動手的。」太守道：「你為甚麼自己閹割起來？」瑞郎道：「小的父親年老，債負甚多，二母的棺柩暴露未葬，虧許秀才捐出重資，助我作了許多大事；後來父親養老送終，總虧他一人獨任。小的感他大恩，無以為報，所以情願閹割了，服事他終身的。」

太守大怒道：「豈有此理！你要報恩，那一處報不得，做起這樣事來？身體髮膚，受之父母，怎麼為無恥私情，把人道廢去？豈不聞『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』麼？我且先打你個不孝！」就丟下四根籤來，皂隸拖下去，正要替他扯褲，忽然有上千人擁上堂來，喧嚷不住。福建的土音，官府聽不出，太守只說審屈了事，眾人鼓噪起來，嚇得張惶無措。

你道是甚麼原故？只因尤瑞郎的美豚，是人人羨慕的，這一日看審的人將有數千，一半是學中朋友。聽見要打尤瑞郎，大家挨擠上去，爭看美豚。皂隸見是學中秀才，不好阻礙，所以直擁上堂，把太守嚇得張惶無措。

太守細問書吏，方才曉得這個情由。皂隸待眾人止了喧嘩，立定身子，方才把瑞郎的褲子扯開，果然露出一件至寶。只見：嫩如新藕，媚若嬌花。光膩無滓，好像剝去殼的雞蛋；溫柔有縫，又像焙出甌的壽桃。就是吹一口，彈半下，尚且要皮破血流；莫道受屈棒，忍官刑，熬得不珠殘玉碎。皂隸也喜南風，縱使硬起心腸，只怕也下不得那雙毒手；清官也好門子，雖一時怒翻面孔，看見了也難禁一點婆心。

太守看見這樣粉嫩的肌膚，料想吃不得捧起。欲待饒了，又因看的人多，不好意思，皂隸拿了竹板，只管沿沿摸摸，再不忍打下去。挨了一會，不見官府說饒，只得擊起竹板。

方才吆喝一聲，只見季芳拼命跑上去，伏在瑞郎身上道：「這都是生員害他，情願替打。」起先眾人在旁邊賞鑒之時，個個都道：「便宜了老許。」那種醋意，還是暗中摸索；此時見他伏將上去，分明是當面驕人了，怎禁得眾人不發極起來？

就一齊鼓掌嘩噪起來道：「公堂上不是幹龍陽的所在，這種光景看不得！」太守正在怒極之時，又見眾人嘩噪，就立起身來道：「你在本府面前尚且如此，則平日無恥可知。我少不得要申文學道，革你的前程，就先打後革也無礙！」說完，連簽連筒推下去。

皂隸把瑞郎放起，拽倒季芳，取頭號竹板，狠命的砍。瑞郎跪在旁邊亂喊，又當磕頭，又當撞頭，季芳打一下，他撞一下，打到三十板上，季芳的腿也爛了，瑞郎的頭也碎了，太守才叫放起，一齊押出去討保。

眾人見打了季芳，又革去前程，大家才消了醋塊，歡然散了。太守移文申黜之後，也便從輕發落，不曾問那閹割良民的罪。

季芳打了回來，氣成一病，懨懨不起。瑞郎焚香告天，割股相救，也只是醫他不轉。還怕季芳為他受辱亡身，臨終要埋怨，誰想易簧之際，反捏住瑞郎的手道：「我累你失身絕後，死有餘辜。你千萬不要怨恨。還有兩件事叮囑你，你須要牢記在心。」瑞郎道：「那兩樁事？」季芳道：「眾人一來為愛你，二來為妒我，所以構此大難。我死之後，他們個個要起不良之心，你須要遠避他方，藏身斂跡，替我守節終身，這是第一樁事。我讀了半世的書，不能發達，止生一子，又不曾教得成人，煩你替我用心訓誨，若得成名，我在九泉也瞑目，這是第二樁事。」說完，眼淚也沒有，乾哭了一場，竟奄然長逝了。

瑞郎哭得眼中流血，心內成灰，欲待以身殉葬，又念四歲孤兒無人撫養，只得收了眼淚，備辦棺衾。

自從死別之日，就發誓吃了長齋，帶著個四歲孩子，還是認做兒子的好，認做兄弟的好？況且作孽的男子處處都有，這裡尚南風，焉知別處不尚南風？萬一到了一個去處，又招災惹禍起來，怎麼了得？畢竟要妝做女子，才不出頭露面，可以完節終身。只是做了女子，又有兩樁不便，一來路上不便行走，二來到了地方，難做生意。

躊躇幾日，忽然想起有個母舅，叫做王尚江，沒兒沒女，止得一身，不如教他引領，一來路上有伴，二來到了地頭，好尋生計。算計定了，就請王尚江來商量。

尚江聽見，喜之不勝道：「漳州原是我祖籍，不如搬到漳州去。你只說丈夫死了，不願改嫁，這個兒子，是前母生的，一同隨了舅公過活。這等講來，任他南風北風，都吹你不動了。」

瑞郎道：「這個算計真是萬全。」就依當初把「郎」字改做「娘」字，便於稱呼。起先季芳病重之時，將餘剩的產業賣了二百餘金，此時除喪事費用之外，還剩一半，就連夜搬到漳州，賃房住下。

尚江開了一個鞋鋪，瑞娘在裡面做，尚江在外面賣，生意甚行，盡可度日。

孤兒漸漸長成，就揀了明師，送他上學，取名叫做許承先。

承先的資質不叫做穎異，也不叫做愚蒙，是個可土可農之器。只有一件像種，那媚眼態度，宛然是個許季芳，頭髮也黑得可愛，肌膚也白得可愛。

到了十二三歲，漸漸的惹事起來。同窗學生，大似他的，個個買果子送與他吃。他又做陸續懷桔的故事，帶回來孝順母親。

瑞娘思量道：「這又不是好事了。我當初只為這幾分顏色，害得別個家破人亡，弄得自己東逃西竄，自己經過這番孽障，怎好不懲戒後人？」就吩咐承先道：「那送果子你吃的人，都是要騙你的，你不可認做好意。以後但有人討你便宜，你就要稟先生，切不可被他捉弄。」承先道：「曉得。」不多幾日，果然有個學長挖他窟脰，他稟了先生，先生將學長責了幾板。

回來告訴瑞娘，瑞娘甚是歡喜。

不想過了幾時，先生又瞞了眾學生，買許多果子放在案頭，每等承先背書之際，張得眾人不見，暗暗的塞到承先袖裡來。

承先只說先生決無歹意，也帶回來孝順母親。瑞娘大駭道：「連先生都不軌起來，這還了得？」就托故辭了，另揀個鬚鬢皓然的先生送他去讀。

又過幾時，承先十四歲，恰好是瑞娘當初受聘之年，不想也有花星照命。一日新知縣拜客，從門首經過，儀從執事，擺得十分齊整。承先在店堂裡看。

那知縣是個青年進士，坐在轎上一眼覷著承先，抬過四五家門面，還掉過頭來細看。王尚江對承先道：「貴人抬眼看，便是福星臨，你明日必有好處。」不上一刻，知縣拜客轉來，又從門首經過，對手下人道：「把那個穿白的孩子拿來。」只見兩三個巡風皂隸，如狼似虎趕進店來，把承先一索鎖住，承先驚得號啕痛哭。

瑞娘走出來，問甚麼原故，那皂隸不由分說，把承先亂拖亂扯，帶到縣中去了。

王尚江道：「往常新官上任，最忌穿白的人，想是見他犯了忌諱，故此拿去懲治了。」瑞娘顧不得拋頭露面，只得同了尚江趕到縣前去看。

原來是縣官初任，要用門子，見承先生得標緻，自己相中了，故此拿他來遞認狀的。瑞娘走到之時，承先已經押出討保，立刻要取認狀。

瑞娘走到家中，抱了承先痛哭首：「我受你父親臨終之托，指望教你讀書成名，以承先人之志；誰想皇天不佑，使你做下賤之人，我不忍見你如此。待我先死了，你後進衙門，還好見你父親於地下。」說完，只要撞死。

尚江勸了一番，又扯到裡面，商議了一會，瑞娘方才住哭。

當晚就遞了認狀。第二日就教承先換了青衣，進去服役。

知縣見他人物又俊俏，性子又伶俐，甚是得寵。

卻說瑞娘與尚江預先定下計較，寫了一艘海船，將行李衣服漸漸搬運下去。

到那一日，半夜起來，與承先三人一同逃走下船，曳起風帆，頃刻千里，不上數日，飄到廣東廣州府。將行李搬移上岸，賃房住下，依舊開個鞋鋪。

瑞娘這番教子，不比前番，日間教他從師會友，夜間要他刺股懸樑，若有一毫怠惰，不是打，就是罵，竟像肚裡生出來的兒子。

承先也肯向上，讀了幾年，文理大進。屢次赴考，府縣俱取前列；但遇道試，就被冒籍的攻了出來。直到二十三歲，宗師收散遺才，承先混進去考，幸取通場第一，當年入場，就中了舉。回來拜謝瑞娘，瑞娘不勝歡喜。

卻說承先喪父之時，才得四歲，吃飯不知饑飽，那裡曉得家中之事？自他從乳母家回來，瑞娘就做婦人打扮，直到如今。

承先只說當真是個繼母，那裡去辨雌雄？瑞娘就要與他說知，也講不出口，所以鶻鶻突突過了二十三年。

直到進京會試，與福建一個舉人同寓，承先說原籍也是福建，兩下認起同鄉來，那舉人將他齒錄一翻，看見父許葺，嫡母石氏，繼母尤氏，就大驚道：「原來許季芳就是令先尊？既然如此，令先尊當初不好女色，止娶得一位石夫人，何曾再娶甚麼尤氏？」承先道：「這個家母如今現在。」那舉人想了一會，大笑道：「莫非就是尤瑞郎麼？這等他是個男人，你怎麼把他刻做繼母？」承先不解其故，那舉人就把始末根由，細細的講了一遍，承先才曉得這段希奇的故事。

後來承先幾科不中，選了知縣。做過三年，升了部屬。把瑞娘待如親母，封為誥命夫人，終身只當不知，不敢提起所聞一字。就是死後，還與季芳合葬，題曰「尤氏夫人之墓」，這也是為親者諱的意思。

看官，你聽我道：這許季芳是好南風的第一個情種，尤瑞郎是做龍陽的第一個節婦，論理就該流芳百世了；如今的人，看到這回小說，個個都掩口而笑，就像鄙薄他的一般。

這是甚麼原故？只因這樁事不是天造地設的道理，是那走斜路的古人穿鑿出來的，所以做到極至的所在，也無當於人倫。

我勸世間的人，斷了這條斜路不要走，留些精神施於有用之地，為朝廷添些戶口，為祖宗綿綿嗣續，豈不有益！為甚麼把金汁一般的東西，流到那污穢所在去？有詩為證：

陽精到處便成孩，南北雖分總受胎。

莫道龍陽不生子，蛆蟲盡自後庭來。